

敢說延大畢業的，會被機關槍打頭殼

劉明談二二八後消失的「延平大學」

劉明表示，當年他和朱昭陽、宋進英分別在台灣、日本共同籌辦「延平大學」，李登輝在日本時也簽字參加，二二八事件後，學校被迫解散，他也組織了一個全省的義勇糾察隊，維持秩序和治安。

日 據時代，我因李建興事件，常被日本人叫去問話，我就躲到新店山裡的溪邊釣魚。



攝影：林瑞慶

劉明是二二八事件現場目擊者，事後並組織糾察隊，以維持日益紛亂的秩序。

有一天，我的大女兒涉水去叫我，「おとうさん，おとうさん」（日語「父親」）我想是壞事情，要來報我逃跑，歡喜一看，是日本皇帝說要投降。

文化要緊不能減退

我趕緊把釣竿收緊在一起，對著釣竿說，「真感謝你們跟我幾十年，從今天起，我不能和你們再在一起釣魚，光復了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」。

我先跑去軍營所，去看那些日本人。日本人流眼淚，我說，不用哭，我們中國人很有度量。我又趕快回家吃飯，然後跑去街上看看，看日本人什麼體統。有的人在哭，我跟他們說，「不用哭，不會殺投降的人」。

我又去學校看，想要來收台灣大學，需要錢這麼多，沒辦法，才想要弄一個大學，延平大學就是這樣來的。

之前，日本未倒時，就有日本教授很多人來找我，想說台灣文化不能讓它退去，想萬一日本人倒，我要弄一千個工廠，生一萬個兒子，來繼後，來共同興中國。日本時代，凡是有關戰爭的書籍和雜誌我都買，快要「歸厝間」，光復後，想沒有人再學日文，但文化真

要緊，不能讓它退，那些書就請兩卡車載去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放。

我在台灣有籌備辦大學，朱昭陽（擔任延平中學校長多年）、宋進英他們在日本方面也有意回台籌備教育事業，後來就是兩邊合作辦起延平大學。這個「粗糠」（意思為「沒有用，像稻殼」，指李登輝總統）在日本也有參加簽名，他是有腹內，有學問，但被叫去做官……，我記得簽名的人祇有九個、十個人而已。

延平大學校址就是現在台北市濟南路的開南商工，我們借他們的下午上課，共有一千多名學生。第一屆學生要考試進來，多半是社會人，他們去社會後，對財政、經濟和生意上的事情不知道的很多，覺得沒這種知識非常不便。

教授免費義務教書

學校有法律、經濟、商業和政治、英文等等文科系。當時，我和朱昭陽先生到地方說明募款，南部的人都說要設醫科，大家反對馬上設文科。我說，「我們沒有政治、會計這些知識，國家不會成立，這些是後生一代的人要用的」。



劉明（前排左三）以中國商務代表團團員身分受邀赴日。

攝影／本刊資料庫

要人家拿錢沒那麼容易，後來，我才和何義商量，兩人各出五十萬元來創辦學校。何義是永豐餘紙業公司老頭家何傳的弟弟，那時他是日本三井的大代理商，他和我很好，和我在文化上的意見滿投合的。

我曾當面批評陳誠的政策

陳誠當東南行政長官和台灣省主席時，曾叫我去談話很多次，我都不去見他，因為我少年去中國大陸，每次寫字就磨墨磨快一個鐘頭，寫起來又很費事，我說這麼會進步，時間這麼寶貴。

一位姓周的說，「劉董事，陳誠這個人很厲害，你這個說法，你去會被殺，你不要去。」

我想，陳誠叫那麼多次，死也得要去了。去了我問，「陳主席，你和我講話，時間預定多久」，他舉手掌說，「五分鐘」，我心想，「啊！好啦！時間愈少愈好，出門我就安全了，不然也還可以多跑幾步」。我問他最重要的政策是什麼，來指教一下，他說是「國家第一、民生第二」，我答

他說，「你說國家第一，常抓人在路上，我們這種法律國家，這樣不對。你又說民生第二，民生的確很重要，但是你物價弄這麼高不行」，我們從那裡直說起，我還批評他的三五七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。

說到三十分鐘久，他說「沒關係，再講」，我愈來愈煩惱，心想，再拖也不會讓我拖過明天。末了，一直講到四十五分鐘，才出門，車子坐回家，告訴我內人說，沒關係，今晚再去睡甘蔗園。

那事之後，我沒事情，東南行政長官公署還發給我一張特別通行證，可以日夜隨時進出陳誠的官邸，祇有幾個人有那張通行證。

我那時在經營煤礦和金礦，開「振山實業公司」，學校籌備辦公室就移到我的公司。

延平大學的教授都是日本留學東京帝大的人才，免費義務教書，像邱永漢當時就是在延大教經濟。由周延壽擔任校長，他是一位律師，他叫我去做董事，我說好，後來我做了常務董事。

學校取名「延平」，是我說的，大家也同意。意思是延平郡王是明朝遺臣，表示我要繼續抗日，「延平」是要讓學校一直下去，但是一年多，遇到二二八事件後，延平大學就被政府命令解散，二二八結束，它也結束。

二二八事件之初，亂了，派出所的人不敢

出來，延平大學有八、九十位學生自願去「顧廟仔」（保護派出所），不是誰號召起來，是大家祇顧高興有國家。後來因為他們有棍子，就被殺掉，學生自然怕，就散掉了，沒人敢再說是延平大學畢業的，說延平大學就是要用機關槍打頭殼了。

沒幾天，軍隊就駐進學校，前一晚三更半夜貼告示說私立學校要解散，隔天學生去學校要上課，看到兵拿槍，像撞破蜂窩一樣四處跑光。學校員工也差一點要被抓去，我記得，工頭林清泉來跟我說，「怎麼變這樣，來就叫大家立正，叫兵來搜身軀」。

日本人戰敗，不能帶東西回去，留下好多

書。他們開兵進學校，把英國百科全書撕下來點火燒，那麼可惡。

二二八時人在現場

我就去保安司令部（現在的監察院址）和柯遠芬（時任參謀長）相嚷。我說，「沒代沒誌，辦學校是好事，怎麼就要解散，這麼沒情理！國軍要守規矩，怎麼人民弄得這麼好，怎麼開兵進來……」，他罵我不對，我也罵他不對，告訴他不要靠他有軍隊，他說，「日本時代你敢說這些話嗎？」，我說，我巴不得日本趕快倒，幹嘛去跟他講這種好的建議。

二二八發生那一天，我在現場，右手食指因此被刀削掉一點點。

當時，我住在城內，現在延平北路一帶，隔壁後面就是陳逸松的家，我平常吃飽有閒，就跑去坐，陳逸松那時是律師，是參政員，很討厭大陸來的人，平時不是他來找我，就是我去找他商量事情。

二二八那一天，我又去陳逸松的家吃茶，差不多三、四十公尺外的事情，吵吵鬧鬧都聽得到，我就跑去一看。一看原來是緝私煙，有卡車來，那個女人很厲害，見兵要走，就跟在後面拉，兵仔短槍一拿起來就從頭打下去，流血，刀又要斬下去，我右手伸去擋，食指被削掉一點點。

我和兵仔說，你們拿煙走是對，煙是禁止品，但是拿錢就沒情理。他們多聰明呀！把錢

倒到火柴箱裡，順道一起抱上車。

我喊大家說，去追兵仔，追到第一劇場，我閃進第一劇場（現在延平北路太平國小旁）裡面去，幾個兵要跟進去，我把門關住，爬到樓上，從人家的厝邊逃跑。

二二八之後，我有組織一個全省性的義勇糾察隊，目的要維持秩序和治安，叫大家不要搶啦！讓國家可愛。

糾察隊要維持治安

頭一個是蔣渭川說想做。我說，「渭川兄，拜託你來做最好」，他很高興說，「老弟若是這樣講，就我來做」。兩三天後，我去問他組織得如何，蔣渭川說，「啊！還早得很，十嘴九屁股，大家來看書的多」，我又問他誰來做好，他指我。其實，蔣渭川請過一些「大粒珠」（頭頭）去家裡問，結果沒有人贊成他出來組，蔣渭川很聰明，知道他的人氣大勢已去。

我就租下第一劇場，組糾察隊。我告訴大家，是要叫哪一個人來做我們的中心，很多人說我來做最好啦！我說，「唉喲！你們的眼睛怎麼不去洗乾淨！我這個人是可以叫我去叫延平北路的麵店收錢，我哪有『法度』做這個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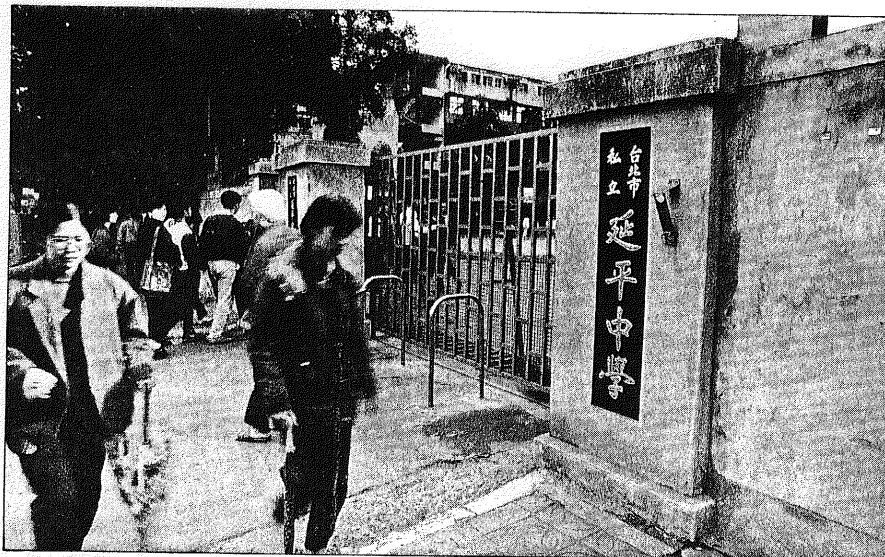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，我想了一個口號來召集這些「迫迫人」（遊手好閒的人），我說，「日本人在這裡五十年，這麼猛，今天他們要回去，要他們脫得沒半點東西，他們就脫得沒半點東西，所以，沒國家就沒有個人了」，大家就拍掌說，「有影、有影」（「對」之意），隨即又有人說，非要我來做。

後來，我擔任總隊長，義勇糾察隊組織二十九個隊。我想，沒有個事務所不可，就花幾千塊租一個事務所，又總共買十萬套制服，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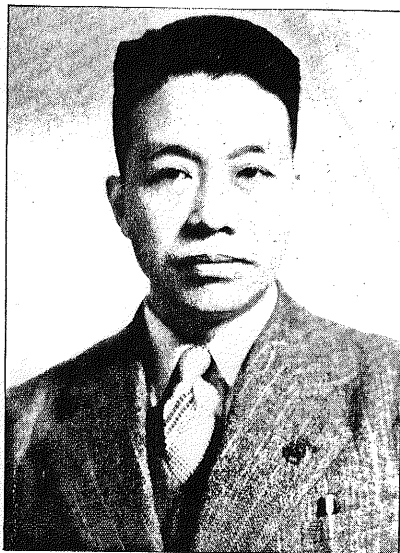


劉明夫婦在日本求學期間，曾把自己唯一的大衣供十幾位留學生共用，返台後組成「曉星社」。

攝影／本刊資料室



延平大學被解散後，劉明等人又籌辦私立延平中學。



劉明因公明報案會坐十二年牢。攝影／本刊資料室
此為入獄前照片。

國民黨要把我賣給民社黨

光 復後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的回憶錄說，我是別動隊的副隊長，不對，我和這事無關。別動隊是秘密組織，別動隊的人除林頂立之外我不太清楚，祇知道一個姓胡的。

李翼中在光復後不久來台，第四天就開會審查黨員黨籍的會議，我說我是舊黨員，不用再審查，李翼中說無效，我質問他，「你什麼時候入黨的？我的無效，你的也無效」，我把證件都拿出來看，我罵他說，

「你做什麼主任委員！」我和他就從那裡相罵起，兩人開會接觸，面都臭臭的。

我十八歲在東京入黨，拿去南京，再去廣東承認，才拿回來的，要藏這個，多艱苦，知道嗎？如被搜到就要抓去關或槍殺的。

國民黨曾要把我「賣」去民社黨。是李翼中親自來跟我說，民社黨是友黨，國民黨是母體，叫我潛伏在那邊，去做抓耙仔，我說不要。

人一套，連想剩一套都沒得剩，祇剩我穿的那一套。

穿制服是要讓人知道，糾察隊要維持治安，遇到任何人搶東西，都可以出手打人。糾察隊會沿街沿戶去問，昨天有沒有人來搶東西。

後來，新聞報導說，軍警都來台灣，民間沒有必要設糾察隊，我第二天就解散。義勇糾察隊前後約一個多月的時間。

死後之路要如何走

我的二二八義勇糾察隊和林頂立名下的別動隊完全不相干，和林頂立個人也不相關，都是我一個人在弄。別人要拿一毛五角給我都不收，錢若算不對，人家會說我要錢的，不是為了治安。

連到最後解散時，我叫大家去一個叫「蓬萊閣」的酒家，吃欠的都算我欠的，幾個鐘頭

而已，空的啤酒罐差不多可以塞滿六、七坪大的房間，我也叫酒家隔天去我的公司拿錢。

我現在已經九十一歲，自己常常想，死後這條路要怎麼走，以前小時候不知道，以為指月亮會被割耳朵，現在發現月球比地球還没用，沒水，也沒什麼。

我常罵和尚、牧師說，科學家研究到地球、月球，火星又拆過去了，看那邊沒有人，而你們一直說，死要去陰間，去極樂世界，或去上帝旁邊，祇有死一條路而已，那一條大家都知道，有什麼用呢！

我和牧師「講沒話」（話不投機），因為我每次見到牧師，就叫他們儘量多多研究，研究一條路給百姓好走。

（按：劉明，台南人，民前十年生，日本工業大學畢業。台灣光復後第七年因公明報案，被控資匪，入獄十二年。為延平大學創辦人之二，台北市私立延平中學長期顧問。）